

滑精
小說

袍

影

錄



沈
影
錄

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初版

宣統元年正月再版

定價大洋叁角半

著 作 者

破

佛

發 行 者

鳶

夫

分 售 者

上海棋盤街
新世界小說社

分 售 處

各 省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惠福里
均益圖書公司



弁言

余讀破佛栖霞傳。歎其清潔高曠。遺世獨立。讀琵琶湖。歎其風流蘊藉。秀逸宜人。讀閨中劍。歎其溫厚俊麗。風範可仰。讀三家村。歎其蒼涼慘淡。悱惻絕倫。今讀泡影錄。又歎其詼諧滑稽。頑皮無比。夫然後知破佛乃一善變相之大禪師也。破佛嘗自恨爲家境所累。又不得一知己者。遂致強就時尙爲餬口計。糜耗精神於小說之中。悲夫。不然具此才識。展其抱負。所見於世。未可臆測。豈讀其游戲之文也。而遂能知其人乎。丙午七月下旬。儒冠和尚書於破佛維航處。

題辭

諸葛知白

慈悲原是舊彌陀。妙諦紛綸解脫多。從此廣施大靈感。不須膜拜誦波羅。
鬼蜮官紳處處同。殃民誤國恨無窮。孰知百變狐狸態。盡在先生笑語中。

古吳鐵骨

蠻雲惡霧高千丈。昏障山河二百年。忽地佛光來普照。衆生一霎現嬾妍。
方根徑寸大慈悲。祇恐神洲化劫灰。欲喚長眠魂夢醒。蓮花舌底動春雷。
宿因昧果破迷關。莊語佻詞喝巨姦。滿紙冰霜寒砭骨。箇中血淚染成殷。

泡影錄目次

- (一) 新秀才吃酒放啞屁
(二) 老童生跳牆應徵兵
(三) 偷瞎子夫人放謠言
(四) 絆情郎小姐唱豔曲
(五) 盡義務委員敲竹杠
(六) 談新法乞丐變花頭
(七) 論天堂學究焚經
(八) 遷破廟和尚罵佛

附泡影錄乙編目次

附泡影錄乙編目次

- (一) 招游壻纏頭勝津貼
(二) 代家主健足拜祖宗
(三) 學生喫醋起風潮
(四) 教員收錢定甲乙
(五) 味良心編書餬口
(六) 體天道用藥安胎
(七) 黃地仙葬墳談西法
(八) 張天師游歷赴東洋

泡影錄甲編一

亞東破佛撰 儒冠和尚評 蔭菴氏附論

●●新秀才吃酒放啞屁

話說一生一殺。運本循環。一治一亂。道有升降。治平之世。必有一番盛跡。傳爲佳話。亂極之時。亦必有許多醜事。遺臭人間。獨是現在。欲亂未亂。求治未治之際。却別有幾種事跡。說是佳話。其實不佳。道是醜事。却又習見慣聞。不覺其醜。其事與政府無涉。所以歷史上並不收錄。采風辨俗乃治國之要務。後世史家以爲民間細故棄而不錄。由是

上下之情不通。固已草草二千年矣。

更有那歐美各洲。近來出了許多新奇之事。都被亞東一個

未曾出家的行脚僧。略略探探幾樁。編爲說部。當做下酒妙品。名曰泡影錄。其事先從中國叙起。却說江甯溧水縣有一個老貢生。姓張名殿元。與同邑東門外一個副貢。姓李名守朱的。最爲莫逆交。二人自幼勤學。都成了八股

錄

影

滄

中的名手。只因畫眉深淺。不合時宜。所以屢困名場。未能得志。那李守朱靠著祖上留下來的幾十畝負郭田。尚可安貧樂道。這張殿元却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專恃課徒餬口。先前還可勉強敷衍。後來文風日變。老將竟無用武之地。生徒散盡。晚景淒涼。掙扎數年。與其妻郭氏相繼病亡。遺下二子。長名邦傑。次名廷彥。伶仃苦楚。沒個棲身之處。李守朱因爲與殿元是多年的至好。不容坐視。便發了許多茶帖。請殿元的親戚朋友。以及斯文社會中人。商議個撫孤之策。不料諸人竟是一毛不拔。會議兩日。絕無影響。守朱不覺的又忿恨。又悲傷。又懊惱。自己心中忖道。總恨我結識了個窮朋友。所以弄出這許多煩惱。我本意原想衆人出力。搏成一個義捐。我却惠而不費。享受一個義士之名。誰料事不稱心。竟成畫餅。我如今年逾五旬。只有一女。雖是這幾年省吃儉用。積蓄得數百餘金。將來也不知供那個的揮霍。倒不如就

現在一發做個好人。獨自撫養他數年。也可博些名譽。況且他兄弟兩個都還生得聰明。將來若有一個成了器。便可名利兼收。這也未爲失計。老奸巨猾肚腸

委曲竟直
畫出來

心中想定主意。隨即對茶會上衆人說道。此次所談之事。我原明知

不成。但是如此義舉。若不先儘列位。竟將他兄弟兩個招養在我家裏。未免覺得有意沽名釣譽。如今列位既然見義不爲我也就義不容辭了。假道學滿口仁義道

德令人
絕倒

說完起身向衆人一拱而去。回到家中。別無他人商量。隨即分付使

女將邦傑廷彥兄弟二人招來家裏。一切飲食冷暖。親自照應。每日教他兩個讀書習字。視同子姪一般。不覺光陰荏苒。暑往寒來。邦傑年已十九。幾次院試俱落孫山之外。然其性情敦重。不苟言笑。臨事頗有決斷。守朱却十分器重他。便將已女雲英配與邦傑爲妻。當時廷彥年方十五。敏捷無比。古詩時文。件件精通。詼諧辨論。口若懸河。只是性氣輕薄。專好結交江湖浪子。守

朱屢次規戒。置若罔聞。所以心中不甚喜他。這年小考。忽將八股改爲經義策論。守朱因廷彥從未練習。恐怕白費川資。所以不令他去應試。廷彥心中不服。對守朱說道。通品一通無不通。莫說改爲經義策論。就是改成了經史的體裁叢書的模樣。文書告示信札契據的格式。我也都弄得來的。守朱道。果能如此。豈不甚好。我就怕汝能說不能做耳。廷彥冷笑着說道。何妨立刻一試。守朱道。既是如此。我且出一個策題。一個論題。一個義題。任汝自擇一題。先做一篇。給我看了。再作道理。一面提起筆來寫好題目。交與廷彥。廷彥接來看了。畧一思索。立即手不停筆。一揮而就。不到三個鐘頭。三篇早已做完。呈上。守朱拿來看時。通篇暢達。極合程式。不覺詫異。問道。汝雖是窗下讀書甚多。却並不曾做過古文。何以竟能如此。讀書雖多却不合會作文奇絕這是今年進學把穩的了。當下守朱心中歡喜。便教他與邦傑一同應試。學案揭曉。廷彥果列

前茅。邦傑依然落第。考畢歸來。守朱因爲邦傑未能進學。心中不悅。乃對廷彥說道。汝今一戰成功。我面上也甚光彩。但汝既爲秀才。是真要講究品行之學。然則不爲秀才便不必講究品行矣方不辜負我一片熱心也。廷彥諾諾辭退。心裏想要開賀。並祭祭他的父母。却又不便開口。過了幾天。廷彥的朋友送到賀禮。都被守朱一一交還來人。附着謝帖一張。上面寫着八個字道。

心領。璧謝。恕不設席。

廷彥悶悶不樂。終日散步村前。游玩消遣。這日早晨。正在打算進城。尋找他的舊友。剛纔走了兩箭多路。遠遠的看見有三個人。同着一路談笑而來。定睛子細看時。却好正是要去尋找的這三個人。一個姓劉名雄。本是湖南人氏。因他父親劉凱之做漂水知縣。在任病故。就葬本處。因而家住漂水城內。不復作還鄉之念。劉雄當時年方十七。生得美好異常。專好調戲婦女。飲酒

泡

影

錄

唱曲。一個姓黃名儂。徽州歙縣人氏。平生以看風水爲業。俗話叫做地仙。前
 年來到溧水遇着劉雄。便說他父親的墳墓有許多不好處。劉雄本是個毫
 無見識的人。聽他說得關係極大。十分相信。留他宿在家中。託他看尋好地。
 預備遷葬的舉動。一個姓陳名子勤。是本地有名的光蛋。專會奉承。因此劉
雄甚喜歡他。尋花問柳。全仗着他引路。廷彥是結識了劉雄。因而又認得了
黃陳二人。這日廷彥要去找他三人。又恐他們看花吃酒。踪跡難尋。正在路
 上盤算。恰恰遇着。喜出望外。急忙迎去。拱手問道。三位遠臨荒村。未識有何
 貴幹。劉雄道。老哥春風得意。小弟特來賀喜。話尙未完。陳子勤搶着說道。你
 如今發達了。那裏還記得從前的什麼朋友。冬烘先生確有此種情事令人絕倒黃儂也。揷嘴道。
 可是我原說尊君的坟墓得合局。發秀果在眼前。劉雄又接着前話說道。並
 且薄治酒肴。恭請枉駕一叙。以盡區區微意。廷彥歎口氣道。豈敢。豈敢。進了。

個學原算不得什麼。却也。要。有。些。根。基。只。是。寄。人。籬。下。身。不。由。己。反。添。了。許。多。悽。愴。滋。味。今。蒙。兄。等。枉。顧。敢。不。恭。領。厚。賜。夾七夾八的問夾七夾八的對寫得各自一種心思各自一種口吻最是好看說着。便。同。進。城。來。到。劉。雄。家。裏。閒。談。了。半。晌。厨。子。蒼。頭。早。將。酒。席。擺。好。劉。雄。便。央。廷。彥。坐。了。首。席。央。黃。僂。坐。了。二。席。自。己。坐。在。上。面。叫。陳。子。勤。坐。在。下。面。斟。酒。酒。過。三。巡。廷。彥。忽。放。了。一。個。啞。屁。却。說。屁。有。兩。種。一。種。是。胃。中。的。養。氣。偶。然。不。順。搏。激。而。出。其。勢。甚。急。所。以。聲。音。極。響。却。不。大。臭。這。種。喚。做。響。屁。一。種。是。腸。裡。的。炭。氣。薰。蒸。鬱。勃。洋。溢。充。滿。舒。徐。而。出。其。勢。甚。緩。所。以。絕。無。聲。響。然。却。極。臭。這。種。喚。做。啞。屁。有。論。屁。詩。一。首。爲。證。詩。曰。

世上誰非放屁人。大家只有屁隨身。好憑屁氣論聲勢。響啞都從緩急分。太史公曰緩急人所時有今讀此詩正具深慨

當下廷彥放的。正是啞屁。絕無聲響。所以大家不知是誰放的。黃僂陳子勤

二人被這個屁薰得頭痛惡心。忍耐不住。一齊將袖頭掩了鼻子。廷彥希圖遮蓋。也將鼻子掩了起來。正是

雖然自己。不嫌臭。若被人知。總覺羞。

劉雄抬起頭來。看見如此光景。不覺哈哈大笑。笑得再也不能出聲。黃僂瞅着劉雄罵道。你真混賬。你請客人來聞你的臭屁。虧你不害羞。還喜歡得笑呢。劉雄忍住了笑道。這屁不是我放的。陳子勤接着說道。不是你放的。你爲何不掩鼻子。還要喜笑呢。難道你愛別人的這種臭屁麼。真是

當筵放屁。已堪笑。愛屁尤爲不近情。

劉雄說道。我不笑別的。只笑那放屁的人自己。也掩了鼻子。哩。劉雄這話並不是曉得這屁是廷彥放的。不過從情理上看來。自然如此。不料廷彥懷着鬼胎。只當劉雄已經知道是他放的屁了。不覺心中抱愧。滿臉通紅。黃陳二

人聽了劉雄的說話蹊蹺。面面相覷。看到廷彥面上時。只見酒暈如霞。羞容可掬。陳子勤心中明白。指着廷彥說道。你們看他臉上。這就是放了屁的招牌。黃僂也指着廷彥說道。你這個人。豈有此理。我倒不怪你的屁臭。只怪你大欺朋友。你看世上那一個人不放屁。爲何偏是你放屁。也要瞞着朋友呢。
放屁也要瞞着朋友隱語絕倒 真是。

先生有屁何妨放。

瞞着良朋我不平。

照這樣子。定須重罰。不得寬假。罰他明日辦酒一席。沒別話說。陳子勤冷笑道。他連家也沒有。將甚的來辦酒席呢。只好還是把屁來請你。劉雄道。罰飲三杯。以示薄懲罷了。廷彥急忙搖手道。老兄曉得我的量小。今日已是過度。豈能再飲。陳子勤笑道。我倒有個絕妙的罰法。他肚子裏笑話極多。今日罰他就將放屁的本地風光說一故事。使他響的啞的臭的混做一片。是話是。

屁不復可辨。你們看是何如。劉雄黃僂一齊大笑道。好極。妙極。陳子勤又催廷彥立刻就要說來。正是。

若非放屁原無話。

話到多時屁更多。

廷彥說道。放屁的故事不多。只有一個。三位請聽我說來。鄉間建造廟宇。全不講究。三間敝屋。不用板壁隔開。東邊供的是真武大帝。西邊供的是關聖帝君。關公手下有關平周倉。真武左右有龜蛇二將。這日清秋天氣。爽朗。殊常。真武大帝甚有興致。開懷遠眺。久坐忘言。不提防關公放了一個啞屁。極臭而不響。一陣西風吹將過來。真武大帝禁受不起。急將袖頭掩了鼻子。這裡龜蛇二將也臭得難過。龜心中疑是蛇放的屁。便對着蛇說道。有屁也好。出去放蛇大怒罵道。你這個千年不死的老烏龜。你放了屁。還要來冤屈我。這一龜一蛇互相猜疑。爭論不止。惱得周倉十分煩躁。雙手舉起大刀向他。